



03659

東馬宮
詞文齋

光緒甲申
四月重刊

嗚呼此吾從弟思澄之作也吾爲之校訂而憮然以悲
吾自少而壯生平所歷多人世難堪之境而吾未嘗有

所疑懼者蓋深植於心而天之必不可恃也吾
以洪我輩亦蚤死吾弟藻孫賢而蚤死吾妻徐氏甚賢

不蚤死吾從弟思澄甚賢而又死嗚呼天竟不可恃耶
五性短率之不謹細行自吾妻之亡也而聞中之良言

不聞於吾弟思澄從弟少其筆硯及長同官京師弟性
謹細其知我之深而善補吾之過者莫吾從弟若也而

又死矣自茲以往吾將偃偃然孤立於世吾能無疑且
懼哉嗚呼天必不可恃矣雖然吾兄洪之死也吾族之

人傷之里之人莫不哀之吾弟藻之死也吾族之人傷之
里之人莫不哀之吾妻徐氏之死也吾族之人傷之

戚黨之婦孺莫不哭失聲吾從弟思澄之死也識與不
識至今猶爲之嗟嘆惋惜相與稱道其行誼不衰嗚呼

天必不可恃而善固可爲也吾從弟死無子吾兄弟輩
又皆未有子無能爲之後者其生平著述甚多懼其久

而佚也將爲之次第付梓於其宮詞之刻有不能自己
於言者焉嗚呼以吾叔文節公之賢而有子如此天顧

不假以年也悲夫悲夫同治甲子

賜進士出身刑部主事加四級兄潮敘

東周宮詞 序

宮詞絕句爲詩家之一體自王仲初後作者蓋夥其陳
當代者固足以效揄揚通諷諭其述往昔者亦足以資
攷證寓勸懲所謂敷陳其事而直言之得古人賦之遺
義其於四始則近乎大雅及頌予竊嘗好之道光庚戌
隨侍先文節公浙中讀仁和胡書農先生榮雅堂集及
所輯敬業堂詞賦課鈔見有春秋戰國宮詞曾仿其意
作百首迨咸豐庚申偶於書肆得樂亭史香厓先生所
著歷代宮詞其采掇極爲宏富而於東周列國事顧未
多及思有以補之退食之暇日有所作積旬餘得百五
十首因用南宋雜事詩之例自注所隸事實並置篋衍
故紙中今數稔矣秋來燈火可親宵漏漸永爰取曩作
覆爲審定間訂正訛謬復搜羅舊聞以增益之又得五
十首都爲三百首釐爲五卷錄而存之將以質世之同
予好者至於詞語之未工蒐采之未廣則固不能無餘
憾耳同治癸亥孟冬朔日自識於都門寓舍之觚齋

東周宮詞目錄

卷一 文三十八首

晉王九首

魯十九首

蔡一首 五首

曹一首

衛三十一首

卷二 一首

晉二十七首

鄭六首

東周宮詞 目錄

吳二十一首

燕九首

芮一首

滕一首

卷三 一首

齊四十五首

秦十六首

卷四 一首

楚三十九首

宋十八首



陳一首

梁一首

邾一首

徐一首

卷五

越十三首

郟一首

許二首

邳一首

鄒一首

東周宮詞

目錄

田齊十五首

韓三首

趙八首

魏九首

中山一首

代一首

蜀二首

秦一首

梁一首

荆一首

東周宮詞卷一

儀徵吳養原



勤王九首

勤王虎旅靖鳴磬樂備先朝享闕西豈是酬勳無寶器

御將鑿鑑出中閨

左傳為國邊伯石速簪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立子頽鄭伯和王室不克遂以王歸王及鄭伯入於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編舞鄭伯聞之謂號叔曰盍納王子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殺王子頽及五大夫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王以后之鑿鑑子之

繞電流虹慶及期妖言符合詭神奇試看胎髮鬢髻際

領下鬢鬢頗有頽

東周宮詞

卷一

諸侯

左傳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頽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至於靈王生而有頽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

昆昭臺蠹望雲霓塲谷良材足取攜玉宇瓊樓應仿髯

晶瑩飾得水精泥

拾遺記周靈王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聚天下異木神工得罈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此一樹而臺用足焉大幹為桁棟小枝為栴栒其木有龍蛇百獸之形又飾水精以為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

宮井冰花片片裁雪霜隨唱灑崇臺狐裘熊褥旋拋卻

彈指暄風入室來

拾遺記周靈王起昆昭之臺王登臺望雲氣翳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乘游龍飛鳳之輦駕以

雲

雲

雲

雲

青螭其衣皆繒緝毛羽也王郎迎之上席一人先唱能為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水堅可琢又設狐披素裘紫罷文褥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為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地下

翔鳳明馳總異珍遠方納貢喜來賓就中未免宮嬪妬

機戾如生玉作人

拾遺記周靈王時異方貢玉人機戾自能轉動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駝高五丈虎魄鳳凰高六尺

石鏡團欒貢異方月華掩映雪流光別饒火齊渠胥獻

對影如聞對語詳

拾遺記周靈王時異方貢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火齊鏡廣三尺闇中視物如畫向鏡語則鏡中影應聲而答

東周宮詞

卷一

二

青宮被體羽衣輕雅韻間吹玉瑄笙鸞鶴半空聲互答

緜山頂上月光明

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皇鳴遊伊洛之間遇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見桓良謂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緜氏山頭至期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乃去

副笄舊樣特翻新合把奇珍問水濱競插雙釵誇玳瑁

脫簪永巷更無人

中華古今注釵子蓋古笄之遺象也周敬王以玳瑁為之

有金何處更求來守府屏王劇可哀豈是宸遊誇眺遠

祇因避債上簾臺

帝王世紀周報王避禋臺
故洛陽南宮移臺是也

魯十九首
詩美目清兮詩序猗嗟刺魯莊公也

涼秋天氣浴嬌嬰繡祿爭看美目清最是咳名君一笑

此兒與我物同生

宗 詩美目清兮詩序猗嗟刺魯莊公也
左傳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

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
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

命之 曰同

五名第一以名生卜筮佳音喜早呈兩社英靈鍾季子

友友在手是天成
左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曰男

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為公室輔季氏公

東周宮詞 卷一
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

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刻柄丹楹耀日輝特因廟見重元妃禮成親迎軒車入

為報夫人約不違
漢書嚴飭宗廟刻柄丹楹以夸夫人 春秋夏公如

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羊

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得何難也其難奈何 公羊

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 命

宗婦班聯謁小君齊姜宋子燦如雲御廚不用供榛栗

自有輝煌錦繡紋
左傳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
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
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
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登臺一顧締新歡絮語成盟向夜闌臂上腥紅留血印

賺人應作守宮看

左傳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

盈盈嬌女愛憐深許向旌旗隊裏臨何物畱人無狀甚

牆頭謾語忽相侵

左傳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圍人犂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有力焉能投蓋於穉

齊女歡娛楚女愁鵲巢無奈讓居鳩西宮長擅專房寵

誰更宵征詠抱綢

漢書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董仲舒以為釐娶於楚而齊滕之脅公復立為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為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又釐公十年公羊經曰大雨雹

東周宮詞

卷一

四

董仲舒以為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為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電

君唱臣賡享禮隆宋邦送女特酬功慈闈倍覺關情甚

再拜房前賦邶風

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念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亾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閉戶間居靜省愆東宮白首出何年櫝材擇罷餘生了

黍透羲經上下篇

左傳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亾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利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

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
位而姦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
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又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櫝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
子取以葬

祖席先公入夢中三湘七澤覽恢雄歸來猶涉南游想

特築新居號楚宮

左傳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又公作楚宮
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
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
死是宮也公薨於楚宮

解脫塵凡入紫霞羽衣應勝萋衣華莫言魯酒渾無味

別進醇醪是五加

酒經魯定公母服五加
酒以致不死尸解而去

東周宮詞

卷一

五

已兆褰襦異日徵衰衣三度易來曾深宮生長年將冠
一片童心化未能

左傳童謠有之曰公在乾侯徵褰與襦又立敬歸
之婦齊歸之子公子稠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
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鳧蘿松柏結新昏欲恃強鄰爲繫援媵從如雲吳國至

翻將河鯉詠衡門

論語君取於吳爲
同姓謂之吳孟子

親迎儀隆百兩將溯源瀉汭慶流長賦詩豈獨盈門爍

特起高臺號女郎

寰宇記汝陰西北有女郎臺胡
子之女魯昭公夫人築臺賓之

同時閭史爲書名異母居然比孿生墮地後先三日裏不知誰弟更誰兄

左傳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借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借出請相與借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

慈母恩勤欲報難蓼我詩詠失承歡令名久已傳知禮

特制喪儀服練冠

淮南子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 論語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也如鸚鵡結巢新頻歲乾侯寄此身猶有壁環雙琥賜歸來衣屨未全貧

左傳有鸚鵡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鸚之鴒之公出辱之鸚鴒之羽公

東周宮詞

卷一

六

在外野往饋之馬鸚鴒跌跌公在乾侯徵襄與孺鸚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未父以驕鸚鴒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鸚鴒來巢其將及乎 春秋公在乾侯 左傳公疾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 又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 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

名駒文繡燦盈眸妙舞容璣色態柔三日朝堂虛晝接

城南周道快宸游

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 史記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駒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游外季桓子朝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 家語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文馬四十 以遺魯君

美男破老八情牽偶慕高名欲禮賢已駕乘輿君未出

居然一語又回天

孟子魯平公將出嬖人有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驚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公曰諾

蔡一首

一樣葭苧託有媽桃天歌處過邊睡甘心下蔡城傾卻

絕世丰姿息國姨

左傳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媽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享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人從之楚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

曹一首

東周宮詞

卷一

七

後宮三百盡承恩那解深謀餽壁殮駢脅重來烽火警

麗人何處更乘軒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又晉侯圍曹曹人兇懼因其兇也而攻之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史記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也人

衛三十首

盈門百兩返從齊郊次朱幘稅四驪多少宮人生豔羨

錦衣扶處握柔荑

詩碩人其願衣錦歟衣農郊四牡有驕朱幘鑣鑣詩序碩人閔莊姜也

低垂螭首斂蛾眉無復嫣然巧笑時賦罷綠衣難寫恨

風霾日月總淒其

詩螭首蛾眉巧笑倩兮莊姜傷已也又終風且霾詩序終風衛莊姜傷已也又日居月諸詩序日月衛莊姜傷已也

又淒其以風詩序綠衣衛

郊南乍送遠人歸靜坐深宮淚雨揮惱恨風前雙燕子

頽頽偏傍畫簷飛

詩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又燕燕于飛頽之頽之又遠送于南詩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送歸

車似方輪未許脂肥泉日日繫歸思諸姑伯姊同閒話

東周宮詞

卷一

八

記得當年飲餞時

詩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又出宿于沖飲餞于彌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又載脂載轄還車言邁又我思肥泉詩序泉

水衛女思歸也詩正義泉水宣公詩也

一派淇泉碧玉寒松舟檣楫寫憂難禁園亦有魚盈沼

懶坐花陰把釣竿

詩籊籊竹竿以釣于淇又淇水悠悠檣楫松舟駕言出游以高我憂序竹竿衛女思歸也詩正義竹竿

宣公詩也

好將萬舞悅哀衷執籥徘徊秉翟工俣俣碩人顏渥赭

公庭錫爵日方中

詩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又碩人俣俣公庭萬舞又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

褚公言錫爵詩正義簡兮宣公詩也

承歡佳婦喜初來尤物移人起禍胎竟向戚施求燕婉

河流瀾瀾築新臺詩新臺有泚河水瀾瀾又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詩序新臺刺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

懊惱情懷燕婉求新臺百尺為包羞瀾瀾浼浼河中水

又送傷心二子舟

詩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籋條不鮮又河水浼浼序新臺刺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又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序二子乘舟思伋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也

如雲鬢髮美清揚繼袿蒙締自豔妝一樣山河榮象服

東周宮詞 卷一 九

胡天胡帝費平章

詩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又鬢髮如雲不屑髭也又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又蒙彼鸛締是繼袿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詩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詩正義君子偕老惠公詩也

眼前兒女竟成行任笑鶉奔與鵲疆中菁不堪形管記

有茨誰為埽宮牆

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詩鶉之奔奔鶉之疆疆詩序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詩牆有茨不可埽也中菁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詩序牆有茨衛人刺其上道也公子頑通平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詩貽我彤管彤管有煒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刺我彤管形管無德詩正義靜女宣公詩也

裘委冲人大寶躋慈闈偏愛特提攜翩翩雅度矜垂帶

德佩居然鞞與鱗

詩童子佩鱗 又垂帶悸兮 又童子佩鞞詩序 芄蘭刺惠公也

零落朱軒鶴自飛 烽烟警報林軍威 大旗不去悲熒澤

猶在深宮守繡衣

左傳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決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

遺民宵濟賴鄰援 粗定宮闈氣象尊 戍卒已勞三百乘

更看重錦耀魚軒

左傳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其賸

東周宮詞

卷一

十

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卜吉升虛喜苟完 雅音琴瑟楚宮彈 訓農親課栽榛栗

大布裁衣大帛冠

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詩序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 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

梧桐葉上雨聲聽 劇喜桑田闔澤零 為語信人須夙駕

求衣不待落晨星

詩靈雨既零命彼信人 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商卽在望企徒勞默默離愁自鬱陶爲想崇朝歸去樂
黃河如帶艇如刀

詩誰謂未遠跋子望之 又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詩序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血淚交流溼素裳忍嘗玉粒與瓊漿嗣君竟少攀髯慟
豈獨傷心爲未亾

左傳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亾人

特詔新聲授樂師嬌慙偏嬾理琴絲朝回泣向君前訴
尙有鞭痕在玉肌

東周宮詞

卷一

十一

左傳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

射鴻禁囿自盤桓日旰天廚未命餐召入廷臣相共語
渾唵頭上是皮冠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

麟麟過闕大夫車一點靈心辨不差更聽驟然鳴玉佩
絺帷中拜魯東家

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麟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變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 史記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

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
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繡
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命琴瑟
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

同車恩寵受來多桑濮遺風染若何為問招搖過市處
可曾聽得艾豕歌

史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招搖市過之
左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聩獻孟於
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醉且飽
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豕

香羅被體稱輕盈衣上隨珠耀眼明齊向重華臺畔侍
四時樂曲奏新聲

名勝志孫子曰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
照日羅衣從風拾遺記師涓者出於衛靈公之世
能寫列代之樂善造新曲
以代古聲故有四時之樂

東周宮詞

卷一

三

御園桃熟摘枝頭餐半餘甘齒頰流中夜忽傳車駕出
信人誤認是宸游

說苑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別彌
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
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刑罪哉君游果園
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
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
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

熊席狐裘燕坐宜陬隅竈熱似春時弊衣決履無由見
手觸寒冰正鑿池

呂氏春秋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
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
竈是以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鐘懸鑄就已經時還向深宮恣戲嬉同濫浴來三女粲

裸游何事更襜被

莊子北郭者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懸又靈公有妻之人同濫而浴說苑衛靈公襜被以與婦人游

祖武磋商未可洽青宮育德訓宜詳偏從問陳傳家法

佩劍橫腰一丈長

太平御覽幽通賦注衛太子蒯躄好帶長劍長一丈

寶器飄零意不怡
人欲召尚狐疑
屏除執火謀原秘

偏有從旁宦豎知

左傳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公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天子天子使五人輿殺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

東周宮詞

卷一

三

其盟免三死日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賜食初逢虎幄開紫衣衷甸許追陪昆吾觀上瓜生未

被髮呼天入夢來

左傳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又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謀曰登此昆吾之虛餘餘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

鬢鬢半鞞鏡奩開破曉君從城上同一束綠雲籠袖底

助嬌特為贈妝臺

左傳衛人出莊公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鬢

久勞三匠役頻興藉圃靈臺錫美稱飲酒忽驚天怒赫

不曾解鞶席先登

左傳公使三匠久又衛侯為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轍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設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敬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

彭封飲酒幾時纔傲弟無端起禍胎多少後宮含怨者

從今準勅報施來

左傳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諫以攻公乃出又公日期則為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

東周宮詞

卷一

西

不台解鞶席先登
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轍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設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敬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
彭封飲酒幾時纔傲弟無端起禍胎多少後宮含怨者
從今準勅報施來
左傳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諫以攻公乃出又公日期則為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

東周宮詞卷二

儀徵吳養原思徵

晉二十七首

衣披翟弗拜恩隆眼底何知大小戎獨有筮人解君意
早將吉語獻宮中

左傳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戎嬖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嬖生卓子又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

同夢醒來軟語溫深宮偏曉外人言燭花半炮鴛衾暖

東周宮詞

卷二

繡枕多情漬淚痕

國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疆其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疆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蓋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秦穆夫人又眾以為親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

六日鑿輿罷獵歸登盤肸肉獻甘肥繡茵忽斃金鈴犬

掩面嬌啼淚故揮

左傳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肸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縊於新城

十九年來返故都羊裘溫暖布衣粗居然握髮遺風在

輟沐傳宣守藏奴

左傳晉侯在外十九年矣淮南子晉文君大布之衣揮羊之裘左傳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對曰

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歸來恩怨未消除篋笥猶藏舊日祛龍已上天蛇竟隱

宮門高處忽懸書

左傳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日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翟又

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曰夫祛猶在汝其行乎史記介子推從者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

公宮一炬付雲煙西結強鄰幸保全從此禁門森護衛

東周宮詞

卷二

二

紀綱添得僕三千

左傳呂卻畏偏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已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逆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雞鳴深恐誤羣僚兒女情因創霸消永巷自憐妾薄命

君恩承受只三朝

戰國策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日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

墮地呱呱挺異姿依稀記得夢中詞錦綉稚子膚如玉

驗取神靈墨一規

國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故名之曰黑臀

猶記當年侍宴時肉盈俎豆酒盈卮嗣君奉養應無缺
特製新銘義母匾

韓非子晉文公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博古圖義母匾周器義母者晉襄公謂杜祁也

寡婦孤兒共淚痕退朝還造宰臣門問他國外求君者

記否先君在耳言

左傳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又穆嬴曰抱大子以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實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背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其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

彈丸飛處看奔逃岌業臺登九級高鄭衛琴音聽未厭

東周宮詞 卷二

彫牆側畔飼神葵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又公厥夫葵焉說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億又孫息學悲歌引琴作鄭衛之音靈公大惑

貽熊御饑特翻新失飪應難赦小臣朝際侍兒持畚過

託言埽罷玉階塵

左傳晉靈公不君宰夫貽熊蹯不熟殺而實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

大索宮闈怒柄臣覆巢完卯事艱辛呱呱莫使啼窮袴

默為孤兒祝百神

史記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乃治靈宮之賊以致趙盾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

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褥中祝曰趙宗豈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素兒竟無聲

大厲獲驚二豎隨深宮噩夢總迷離小臣遽負登天去

新夢何嘗飯一匙

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未至公夢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割鮮野食樂無央小駐田車快舉觴爲語大夫休競獲

東周宮詞

卷二

四

一圍先合讓紅妝

左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

夫人特賜饌芳馨爲築堅城夏肄屏野老來濡餘瀝飽

問年七十有三齡

左傳晉平公把出也故治把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又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列屋閒居粉黛羣四姬納後寵彌分昨聞近侍相傳說

新到秦醫妙解文

左傳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

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 又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
無乃是也乎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又晉
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
近女室疾如蠱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
生也於文皿蠱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 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

使臣何罪執中都寵極翻嫌簡彼姝不與尋常妃御比

少齊特為製稱呼

左傳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逆女致少姜少姜有
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

羣望空勞效駿奔紛紛女室尙承恩別占奇夢熊羆外

親見黃能入寢門

左傳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
寡君寢疾於今三月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
能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
神化為黃能以人於羽淵實為夏祀三代祀之晉為

東周宮詞

卷二

五

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
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宰夫刀匕正調羹忽上堂階特舉觥揚觶從今畱故事

寢宮先為輟鐘聲

禮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
自外來聞鐘聲杜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
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
進之曰蕢曠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
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
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也君之喪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
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
蕢洗而揚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
至於今既畢獻斯

馳逐新車萬目觀龍旌眾色待鳴鸞良臣別有傷心處

殿下三過未忍看

說苑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眾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于鑑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顧平公作色大怒田差對曰桀以奢亾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

右曰去車

烈欲驚傳藏寶臺三朝三夕歎飛衣趨車馳馬爭相救

獨有宗臣拜賀來

韓詩外傳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賁曰甚善矣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乏於外君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若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

東周宮詞

卷二

六

鼎沸洪鑪歌炭紅鸞刀奏技捷於風何人櫛沐遺髮

卻入天廚御饌中

韓詩外傳晉平公鴈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庖人毋有反令庖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鬻屠臣者乎殺臣不亦盪乎

韻寫笙篴聽入微更將悲調拂琴徽廊門元鶴雙雙舞

風雨旋驚屋瓦飛

史記衛靈公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時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

也請宿習之公曰可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晉
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
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
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不可聽平
公曰何道出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
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
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此最悲乎師
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
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
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元鶴二八集乎廊屋再奏之
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壽反坐
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黃帝以大合鬼神
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
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
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
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
大旱赤地三年釋名笙篴此師延所作靡靡之樂
也後出於桑間濮土之地蓋空國
之後所存也師涓為晉平公鼓焉

東周宮詞

卷二

矢口無端玷玉音樂師跌衽竟撞琴不須丹堊塗宮壁
記取當時悔過心

淮南子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舞琴而撞之跌
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

銜珠雙鶴聽琴來築得鹿祁百尺臺駁馬狐裘君樂甚
蒺藜滿地樂師哀

初學記孫柔之瑞應圖曰晉平公鼓琴有元鶴二雙
銜明珠舞於庭說苑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
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
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伏不
曠曰鵲食鴛鴦謂食駮駮駮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
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必駮駮馬而出畋乎公曰
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
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為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
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
不去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

出朝有鳥環而不去是其鳳乎師曠曰支方有鳥名
諫勸其爲狀也交身而朱足僧鳥而愛狐今者君必
衣狐裘以出朝乎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
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爲狐裘之
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悅
異日置酒虎祁之臺使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
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夫入臣履而上人主堂
乎師曠辟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日今
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失
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今日與妖而還自賊也五
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廊不當生蒺藜平公曰
今爲之奈何師曠曰妖以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
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譎歸歸未幾
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牽衣惜別淚如麻弱女初辭小吏家同坐筐牀餐盛饌

始知人世有繁華

東周宮詞 卷二 八

莊子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
沾襟及其至於王前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
也

鄭六首

寤生驚母記當年相見甘心誓及泉大隧歸來添樂事

融融洩洩賦新篇

左傳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
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及莊公
卽位大叔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
子封率車二百乘以伐大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旣而悔之類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
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
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
鬻我獨無類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
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

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一車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洵洵遂為母子如初

早將非耦謝齊媒親迎初從陳國回執贄告虔來祖廟

合歡筵已昨宵開

左傳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人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也又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以媯氏歸入於鄭陳媯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小君出境勞鄰君二廣師回待策勳具享特加籩豆品

禮成九獻已宵分

左傳鄭文夫人莘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箚示之俘馘楚子入享於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莘送於軍取鄭二姬以歸

東周宮詞

卷二

九

秉簡舊俗記春三別有奇徵曉夢酣一朵幽花拜君品

國香天許佩宜男

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此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解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賜食頻叨主命將珍羞乍喜獻江鄉筵前列鼎偏相靳

染指依然異味嘗

左傳楚人獻鼈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龍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公與子家謀先弑靈公

喜從東里得賢才國政朝章付綜裁此後深宮無一事

撞鐘伐鼓且銜杯

尸子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久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產治鄭城門不閉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

小吳二十一首

君王命駕日徜徉列鼎備餐夏晝長占得江南風景好

湖心亭閣自生涼

吳地記夏駕湖壽夢盛夏乘駕舟遊湖心亭閣自生涼納涼之所左傳吳壽夢之鼎

如皇臺蓋欲凌空定跨橋長亘彩虹海若波臣呈異寶

奇觀更建水晶宮

韓非子吳王築如皇之臺行苑內置為游賞之處述異記闔閩水晶宮備極

東周宮詞

卷二

珍巧皆出
白水府

木蘭洲上取材多宮殿參差簇綺羅采得異香裝寶屨

一聲聲聽畫廊過

述異記木蘭洲在壽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閩植木蘭於此以構宮殿也智積記硯石山在吳縣西闔閩置宮苑榑臺響屨廊館娃宮山前十里采香逕

鶯燕居然學虎貔韜鈴約略說來知蓼蓼戰鼓軍容肅

不用工顰巧笑姿

史記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閩王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勁兵乎曰可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五人為隊長令之曰汝知而觀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則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乃設

欽鉞三令五申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既已明約束而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鼓之左右前後跪起皆中繩墨無敢出聲於是使報王曰兵既整齊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之可也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

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

更舞胎禽引市人

吳越春秋吳王有女滕玉與夫人及女食蒸魚於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石爲椁題湊爲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

東周宮詞

卷二

十一

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

高堂涕出強爲昏漫說東宮匹配尊竟日思鄉愁病甚

懨懨怯上望齊門

孟子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吳越春秋齊侯使女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波聘齊女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爲病闔閭乃起北門因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以望齊國闔閭傷之乃葬虞山之巔

城外城中歷夏秋頻番走犬到長洲鷗陂射罷鮚山食

又到蘇臺快壯遊

吳越春秋闔閭出入游卧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鮚山書游蘇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與樂石城走犬長洲

游幸船宮問水濱紆迴九曲路開新女童三百供歐冶
別築離城貯美人

越絕書柳溪城者闔閭所置船宮也又胥外者九

九曲路闔閭造以游姑胥之臺又闔閭鑄千將欲

歐冶童女三百人又古城者吳王闔閭所置美人離城也

洞房別館路周迴秘殿還從地下開玉燕金蠶誰把玩

漆燈留取照泉臺

述異記闔閭夫人墓中周迴八里別館洞房池灑相
屬漆燈照爛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蠶玉燕各千餘雙

佳城卜處鬱葱葱費盡江南物產豐臨穴美人齊懽慄

竟隨天妹入幽宮

拾遺記吳王闔閭葬其妹殉以美女珍劍窮江南之富

東周宮詞

卷二

三

戴天警怨幾時平歲月蹉跎愧此生佐史立監聊自警
庭前出入必呼名

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橋李靈姑浮以戈
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屢還卒於陘去橋李七

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曰日夫差而徐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靚妝理處鏡新磨並坐當軒冶態多四壁椒花香散出

珠簾捲起對嫦娥

拾遺記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貢
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

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以靚妝於珠
幌之內竊觀者莫不動心驚魄謂之神人言小昔此

隨意宮車到處來海靈遙接館娃開志宵宮裏春宵飲

千石新鍾試綠醅

述異記吳王夫差別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檻珠玉飾之吳王濞平

綽約柔肌試浴湯特因脂粉起芳塘盈盈一派清溪水流出宮牆尙帶香吳王濞平

述異記吳宮亦有香水溪俗呼爲脂粉塘

苙蘿麗質出單寒豔福天教曳綺紈入得梧園承異寵金錢儘許市人看吳越春秋國中得苙蘿山鸞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

述異記梧桐園在吳宮夫差舊園也一名琴川孟子疏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入市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

東周宮詞

卷二

承歡侍宴已頻頻記否江頭昔採薪寄語浣紗諸女伴

捧心不比向時鬢

寰宇記會稽縣有西施浣紗石莊子西施病心而顰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效其顰

賸馥殘膏積蕙藏松枝灑處室俱香曬來沈水尤奇絕

寶珠人人佩錦囊

瑯環記西施舉體有異香每沐浴竟宮人爭取其水積之罌甕用松枝灑於帷幄滿室俱香下有濁滓疑結如香宮人取以曬乾香踰於水謂之沈水製錦囊盛之佩於寶珠

越邦巧匠喜來前小殿餘財助榑槌三百里中歸眺望

臺成已是五經年

越絕書伐吳有九術五日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盡其財疲其力於是作爲策盾嬰以白璧鏤以黃金

類龍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曰竊爲小殿
有餘財載拜獻之大王遂受之而起姑胥臺五年乃
成高見王劉墓側湖風與之猶猶三日三三百里來欲王怒不與王故除來卷開門

納涼多半在天池畫舫青龍鬪水嬉恰喜披衣輕離體
葛山細布獻黃絲

迷異記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
日與西施爲水嬉吳越春秋越王曰吳王好服之
離體吾欲采葛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
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黃絲之布欲獻王之
越絕書葛山者句踐罷吳種葛
使越女治織葛布獻於吳王

清晨來問寢門安衣履沾濡挾彈丸黃雀秋蟬空取譬
君王祇作等閒看

吳越春秋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
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晨懷丸
東周宮詞 卷二 古

持彈從後圍而來衣袷履濡王怪而問之太子友曰
適游後園聞秋蛸之聲咎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
清露隨風擣麋長吟悲鳴自以爲安不知螳螂超枝
緣條曳腰聳距而覆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
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蹶蹶微進欲啄螳螂
夫黃雀但知何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暗證
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陷其
旁聞忽陷中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爲大王取
笑

他生留待結良緣忽地明珠出墓田重向高堂相慰藉
香魂一縷把如煙

太平廣記錄異傳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
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
其父母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閭門外三年重
歸往弔玉從墓側形見與之飲讌三日三夜盡夫婦
之禮臨出取徑寸珠以送重重既出遂詣王說其事
王怒趣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

見王王驚慘悲喜夫人聞之出而抱之正如煙然

燕九首

體輕氣馥望如仙善舞佳人獻廣延稱得單綃華幄坐

珉膏飲罷可經年

拾遺記燕昭王卽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或行無跡影或經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瑤珉之膏餽以丹泉之粟

帔服紅輪卻月釵麟文席設淨如措荃蕪香屑渾無跡

舞罷縈塵舞旋懷

拾遺記燕昭王卽位二年廣延國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日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未曲日旋懷言其支體纏蔓若入懷袖也乃設麟文之席散荃蕪

東周官詞

卷二

五

之香以屑噴地厚四五寸使二女舞其上彌日無迹
紅輪
紅餘志燕昭王賜旋娟以金梁御月之釵玉角之帔

凌空爭看白鸞翔嘉穉盈車玉粒香九轉神丹餐未得

神蛾枉想乞瓊筐

拾遺記燕昭王時有白鸞孤翔銜干莖穉穉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則生根葉一歲百獲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穉又燕昭王九年有谷將子學道之人也言於王曰西王母將來游必語虛下說炎帝鑽火之術王母果至與昭王游於燧林之穴洞達九天中取絳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員邱之穴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爲珮此是神蛾之火也蛾憑氣飲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合丹藥西王母與羣仙游員邱之上聚神蛾以瓊筐盛之使玉童負筐以游四極來降燕庭出此蛾以示昭王王曰今乞此蛾以合九轉神丹王母弗與

宮庭嘉樹號長春巖桂池蓮樣鬪新開得奇花供插鬢

四時顏色總宜人

述異記燕昭王種長春樹葉如蓮花樹身似桂樹花隨四時之色春生碧花春盡則落夏生紅花夏末則凋秋生白花秋殘則萎冬生紫花遇雪則謝

求仙未得御風翔

正寢端居夏日長侍女不須揮羽扇

洞光珠子自生涼

拾遺記燕昭王四年王居正寢召其臣甘肅曰寡人志於仙道又燕昭王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一尺珠漸輕細昭王常懷此珠當暑之月體自輕涼號銷暑招涼之珠

學買人間駿骨來

君王雅意重求才崇霞握日登臨慣

卻為黃金更築臺

東周官詞

卷二

六

拾遺記燕昭王登崇霞之臺又昭王登握日之臺六帖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賢士謂之黃金臺

通雲臺

蠱接天高午夜登臨興倍豪丹紫瑞光瞻百里

布纏火浣燕龍膏

拾遺記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王登通雲之臺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為燈光耀百里煙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遙拜之燈以火洗布為纏

登臺便抵到仙鄉

泥壁分來石鏡光觸耳和鳴琴瑟韻

青鸞紫鳳競迴翔

水經注燕王仙臺燕昭王求仙處拾遺記方丈之山一名雉巒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視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質方一丈則重一兩昭王春此石為泥泥通霞之臺與西王母常遊居此臺上

有衆鸞鳳鼓舞如琴瑟和鳴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

烏頭舊恨報應難不惜傾貲結客歡偶抵池鼃投瓦礫

捧盤侍女進金丸

初學記燕丹子曰太子與荆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奉金丸軻用抵鼃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但臂痛也

芮一首

佳麗續紛列屋居封疆雖小樂何如無端觸起慈闈怒

多少含悲送乘輿

左傳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於魏

滕一首

東周宮詞

卷二

七

高賢曾許接清談喪禮殷勤問再三寶劍名駒都罷卻

居廬五月守諒闇

孟子滕世子定爲三年之喪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邾問於孟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
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金出

燕氏子曰太子與陳之東宮臨池而觀

金丸

不昔則貴欲客禮則

日未嘗

東周宮詞卷三

儀徵吳養原思徵

齊四十五首

遊教恣意樂還鄉送嫁當年憶出疆朱鞞幾番經汶水

可知敝笥在漁梁

詩載驅薄薄簞笥朱鞞又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詩序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春秋齊侯送姜氏于漚詩敝笥在梁其魚魴鯨詩序敝笥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癡想何由副六珈玉顏鎮日如寒鴉阿兄野戍纔經歲

寂寞深宮幾及瓜

東周宮詞卷三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成葵邱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繼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問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

誅屨何方竟杳然田車罷獵貝邱還御牀捫足猶餘痛

血濺徒人背上鞭

左傳齊侯游於姑夢遂田於貝邱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帝公懼墜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而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刳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殺之

鴛衾同夢侍中閨掩映窗紗月影低側耳蒼蠅聲不斷

幾回錯認是晨雞

詩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曾

射鈎舊怨久相忘齋戒經旬禮異常新井蓋柴泉水潔

夫人親舉酒三觴

管子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

裸體紉胃疾未瘳百年聊借樂忘憂瑟竽鐘磬陳歌舞

日殺天廚數十牛

管子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胃稱疾召管仲曰寡人有千秋之食而無百年之壽今有疾病

東周宮詞 卷三

二

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懸鐘磬之棖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管子從至大鐘之西桓公南面立管子北鄉大鐘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鐘磬之間者不如此言曉於公而令行乎天下游鐘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間今君之事言曉於公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鐘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鐘磬之懸屏歌舞之樂宮中虛無人

洗耳全除鄭衛音敢將淫樂惑君心罷朝約略窺顏色

再拜堂前敬脫簪

列女傳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罷朝入閨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佩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耶對曰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也桓公許諾乃立衛姬為夫人

霧鬢雲鬟背上親衣冠班肅接羣臣外廷莫怪朝儀襲
爲報瘍醫是婦人

論衡書虛篇傳書言齊桓公負婦人而朝諸侯又
或曰管仲告諸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人瘡不衰
愈諸侯信管仲故無咎者

英雄兒女兩情長前代雄狐詭又忘多少青春辜負卻

食魚誰復愛河魴

荀子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內
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

官山府海久稱雄戎菽冬菡物產豐滿座想應知貴賤

新開女市在宮中

戰國策齊桓
公宮中女市

東周宮詞

卷三

三

桂漿列鼎御廚供細酌經程酒味濃狐白裘披無一事

瑤琴新曲奏號鐘

說苑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
臣衣服與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
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
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
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曰親乎桓公曰善
於是更製練布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東觀漢記廬江獻鼎詔召鄭衆問齊桓公之鼎在
柏寢臺見何書韓詩外傳齊桓公飲諸臣酒令曰

後者罰一經程
學記號鐘齊桓公琴初

黑甜一枕晚涼天柏寢香凝耐穩眠耳畔營營飛白鳥

翠紗幮子正高懸

金樓子齊桓公卧柏寢謂仲父曰一物失所寡人
惓惓今白鳥營營是必饑耳因開翠紗幮進之

同車有女邑中過鄉者温柔盛綺羅號作夫人三未足

如夫人更六人多

說苑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非恭儉也

霸圖已略北西南會罷歸來樂且耽鄉入温柔可送老

如夫人六夫人三

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人影衣香映碧流禁園曲沼足清遊嬌憨不管天顏怒

故把蘭橈蕩鷁舟

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圃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庖人絕技辨灑淄內寵先聯長衛姬夜半豎貂傳進食

東周宮詞

卷三

四

銅盤異味薦嬰兒

淮南子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而知甘苦矣左傳齊侯好內多內寵長衛姬生武孟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

史記少君見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

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敖燔炙和調五味進之管子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唯蒸嬰兒之

未嘗於是蒸其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

何有於公

禁近何人敢竊冠玉山頽倒酒初闌宿醒醒後增慙愧

三曰朝堂謝百官

韓非子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曰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困賜貧賤論圍圍出薄罪處三

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隣境羣瞻霸王威高冠博帶自生輝衣綈衣帛原無定

敗素還教製紫衣

墨子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不質以治其國管子
桓公曰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仲曰魯梁之民為
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
為必仰於魯梁於是魯梁釋其農事而為綈矣公曰
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
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
三百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
之則教其民為綈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宜服帛率
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魯梁之民饑餒相及魯
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
君請服史記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

高墻築起隔深宮卧病何由飲食通蠖螻漫言驅地下

可憐尸外見尸蟲

東周宮詞

卷三

五

呂氏春秋公有疾易牙豎刁常之巫作亂塞宮門築
高墻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
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
曰何故曰易牙豎刁常之巫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
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史記五公子爭立
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六
十七日尸
蟲出於戶

從幸琅邪碎屬車舒帷野處度安徐使來不是輜駟具

應贖貞魂伴乘輿

列女傳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公游
於瑗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
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
使者曰妾聞如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傅
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紉綢繆野處則
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檢制也今立車無輜非
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
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

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傅母曰使者至輜軒已具姬氏蘇然後乘而歸

深宮一人幾經春久已蕭郎是路人幸不從游同輦出

君前驂乘有微臣

左傳齊諛公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

偶幸承恩雨露私兒生未敢眾人知居然隘巷平林比

覆賴羣鸚乳賴狸

太平御覽摻神記齊惠之妾蕭桐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狸乳鸚覆之人見而收之因名無野

收之因名無野

同時四國使臣來迓客還教以類陪授璧獻酬賓禮肅

笑聲吃吃出高臺

東周宮詞

卷三

六

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美夫跛曹公子惡僕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僕者御僕者

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

代僵丑父事堪傷七載何曾一日忘飲水啜蔬聊自戢

肉空盈俎酒盈觴

說苑齊頃公歸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之聲遠婦人之色

僑如已向衛邦行恩寵還移慶氏卿宮禁森嚴誰入得

蒙衣乘輦不分明

左傳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又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

衣乘輦而入於闕

閉門索客枉勤勞二守誰還念國高鮑子已悲葵衛足

夫人宮裏更師逃

左傳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別鮑牽而逐高無咎奔昔仲尼曰鮑莊子齊侯使士華免以弋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

曇花一現惜紅顏繼室昏成舊好琴李代桃僵誰識得

可憐公女落民間

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又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蔓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子而嫁公子

賜冠那復問誰何鑿輅煩臨樂事多側戶老夫收髮出

可憐擁柱賸悲歌

貞周宮詞 卷三

列女傳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美而有色棠公死崔子弔而說姜遂與偃謀娶之既居其室比於公宮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偃氏知之異日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子溫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宮由臺上與東郭姜戲公下從之東郭姜奔入戶而閉之公推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公曰余聞崔子之疾也不開崔子與姜自側戶出閉門聚眾鳴鼓公恐擁柱而歌公踰牆而逃崔氏射公中踵公反墮遂弑公

妝從時世特翻新撲朔迷離辨未真聊攝姑尤都禁徧

君恩不禁內中人

說苑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

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鄰邦善御客初來水曲交衢試幾回聞道相臣方卧疾

嬖人嬰子且登臺

晏子瞿王子羨臣於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

夜飲厭厭快舉觥興酣移宴更怡情款門喜聽歌搖曳

擊瑟操琴正出迎

晏子景公飲酒夜移於梁邱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邱據左操瑟右擊琴行歌而出

戰音簷牙瓦縫交將雛雀語聽咬咬雕籠不少珍禽玩

黃口應教返故巢

東周宮詞

卷三

八

說苑景公探爵穀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逡巡北面再拜而賀之

解脫冠巾髮不縮正閨晝出恣遊遨試歌有女同車句

六轡如琴手自操

說苑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

麋筋駢角和魚膠製得良弓乍執稍一矢喜看穿七札

拊枝握卵法初教

韓詩外傳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二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駢牛之角荆麋之筋

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

樂事何堪說爽鳩高臺歡讌苦難留可憐砥犢情無限

折齒甘爲孺子牛

左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遯臺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又鮑子曰女伶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

歌童舞女足娛情酣飲會傳擊缶聲忽聽四郊齊雒雉

庭前新鑄大鐘成

新序齊景公飲酒樂釋衣冠自鼓缶淮南子齊景公族鑄大鐘撞之於庭下郊雒皆雉

輟食三朝灑淚哀追隨恨不到重臺玉顏已向桐棺卧

猶望良醫續命來

太平御覽晏子春秋景公之嬖妾死守之三日不食不去左右晏子入曰有儒客與醫俱言曰能生死者

東周宮詞 卷三

九

聞嬰子疾請治之公喜起曰病猶可爲乎曰客之通也使君潔沐浴飲食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焙人斂之復曰醫不能治病也斂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曰吾爲君給矣

散朝日日坐遯臺消暑消間酒一杯博得天顏增喜色

如飛六馬有人來

晏子春秋景公出遊公阜梁邱據御六馬而來公曰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爲之

鳧雁都宜菽粟餐不堪梟鳥夜誼謹白茅新室憑禳解

路寢臺登意始歡

說苑齊景公菽粟食鳧雁又齊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柏常騫曰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而不通焉公曰梟昔者鳴其聲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其對曰至新室爲置

白茅焉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行事明日
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使人視之
梟當階布翼
伏地而死

表海豪華舉世稀天閑千駟策來肥高臺曲榭皆文綺

更把入衣作地衣

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說大愈公且顯古者山
說苑景公文綺被臺榭劍也日善則出一劍不觀

曉開天仗峭寒增待漏羣僚正踏冰著得金綦盈尺履

珠連銀飾重難勝

晏子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編
其長尺水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
舉

晝漏方長共戲嬉御牀偶墮痛難支深宮事秘無人曉

東周宮詞 卷三

卻被鄰邦鼓瑟知

太平御覽瑣語師曠書待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
與嬖人戲墜牀傷臂公畫記之使問齊侯果如其言

牛山登眺淚潛然日鬪曾占小恙痊久罷昭華池上弋

疥店寢疾已經年

晏子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域而流涕曰若何去
此死乎 又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夢與二日鬪不勝
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
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
者曰此非臣之力 晏子教臣也 韓詩外傳齊景
公出弋昭華之池 左傳齊侯疥遂店期而弗瘳

庚申曾記日逢雷新鑄鐘成被毀來席女一呼天聽邇

迅霆又見擊層臺

初學記晏子春秋齊晏公爲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
騫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然公召三

騫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然公召三

騫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然公召三

騫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然公召三

人問之晏子曰鐘大非禮是以日將毀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日將毀伯常壽曰今日庚申審日也陰莫勝於雷是以日將毀南子庶女叫天而雷電下擊景公臺隕准

飲酒檀臺樂且那侑觴粉黛正前羅侍人喋血驚生變

遷寢倉皇一執戈

左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

秦十五首

白顛良馬廐開充車響鄰鄰踉路中鼓瑟鼓簧容並坐

宮門先向寺人通

詩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又並坐鼓瑟又並坐鼓簧詩傳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築之賦車鄰

東周宮詞 卷三 清游親合北園圍媚子如雲侍錦衣一路鸞鑣聲不斷

輶車載得歇驕歸

詩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子狩于北園四壯既閑輶車鸞鑣載獮歇驕詩序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駟鐵齊驅上翠巒鏘鏘雅韻聽鳴鸞終南父老爭扶杖

共仰天顏喜渥丹

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詩序終南戒襄公也

歸妹當年筮史蘇睽孤真見姪從姑朝來聞報韓原捷

臺上叢薪已密鋪

左傳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日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貺

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弊猶無相也震之離
猶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收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
不利行師敗于宗邱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
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
虛又戰於韓原秦獲晉侯以歸穆姬聞晉侯將至
以大子營宏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服將衰
以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
以與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
乃舍諸靈臺

天邊破鏡足魂消又奉盤匱待早朝回憶當年巾櫛侍

玉容不覺暈紅潮

左傳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又晉
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
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
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
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又晉公子重耳之揮之怒曰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匱沃盥既而揮之怒曰
東周宮詞

卷三

三

秦晉匹也何以卑我
公子懼降服而囚

乍喜西戎霸業誇秦娥豔冶列天家等閒金玉都慵戴

特製新釵是象牙

中華古今注釵子蓋古笄之遺
象也至秦穆公以象牙為之

陶情絲竹政多閒鄭衛淫聲未忍刪別製秦音尤動聽

前朝樂律采西山

呂氏春秋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
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
秦音論衡秦穆公好淫樂
華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音

簫韻和鳴貴主歡鳳皇臺轟接高寒玉容絕勝桃花頰

鍊得飛雲第一丹

太平廣記神仙傳拾遺蕭史善吹簫作鸞鳳之聲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十數年吹簫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飲不食不下數年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秦爲作鳳女祠時聞簫聲中華古今注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仙人蕭史爲燒水銀作粉與塗亦名飛雲丹續博物志蕭史鍊飛雪丹第一轉與弄玉塗之今之婦女銀膩粉也

相憐偏不肯相捐擬結幽歡向九泉爲語醜夫休惴惴

先王積怒已頻年

戰國策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贖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宮漏聲沈夢乍成低幃暝枕自多情橫陳玉體嬌無力

東周宮詞

卷三

三

纔覺君王髀肉生

戰國策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因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

狐裘聞說價千金公子翩翩喜惠臨宮禁夜深聞狗吠

朝來有客獻奇琛

史記齊潛王使孟嘗君入秦秦昭王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莫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

太華峯高蹕路紆鉤梯宛轉關新途削成八尺松心箭

呼取天神作博徒

韓非子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其言甚神博此篇之險巨真而故

邯鄲大賈善居奇又向秦宮納愛姬為問大人占得否

熊羆入夢已多時

史記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子楚為秦質子於趙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

隣之曰此奇貨可居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乃

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

有目皆能識子都咸陽獻媚術還殊小車聽得桐輪響

何必鬚眉始丈夫

東周宮詞 卷三

西

史記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

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昭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

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

太后私與通絕愛之

竟許瑤琴一曲聽後宮特為召娉婷會心頓悟羅衣掣

拔劍旋超八尺屏

燕丹子秦王為荆軻所持王乞聽琴而死琴女名漏月彈音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

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如其言遂斬荆軻

和緩高名遠播鄰良醫自昔產西秦神鍼靈藥渾常事

五乘惟酬舐痔人

莊子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疽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

東周宮詞

卷三

五

晉書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

東周宮詞卷四

儀徵吳養原思激

楚三十九首

贈調箇箬狗如黃雲夢吹游樂未央一自保申咎背後

舟之姬已退專房

說苑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箬之贈以吹於雲夢三
 月不返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
 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箇箬之贈吹於雲澤
 三月不返及得舟之姬淫三年不聽朝王之罪當咎
 匍伏將咎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
 變更而無咎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
 咎是廢先王之命也臣甯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
 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東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
 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咎之名一也遂致之
 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

東周宮詞

卷四

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
 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箇箬
 之箬逐舟之姬

藍縷都同法物看先朝創業念艱難僕區法重邪宜觸

更製峩峩獬豸冠

左傳韋路藍縷以啟山林 又昔君文王作僕區
 之法 淮南子楚文王好服獬豸冠國人效之

故宮禾黍暗神傷淚眼看花獨斷腸繞膝佳兒都長大

含情自有不言芳

左傳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
 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
 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
 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

不須聞樂已心傷兩度偷生作未公何事顛狂新令尹

曼聲嘈雜近宮牆

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
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
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
亾人之側不亦異乎

瞻仰天顏首競迴君王乘輿偶登臺千金封爵尋常事

爭得夫人一顧來

說苑鄭者鄭女之羸媵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
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子晉直行不顧徐步不變
王曰行者顧子晉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為夫人子晉
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于金而封若父兄子晉遂
不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
壹顧可以得之已得而遂不顧何也子晉曰妾聞婦
人以端正和顏為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
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
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苟念
義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為夫人

東周官詞

卷四

二

書聲朗朗畫堂前聽政餘閒手一編階下輪人聊共語

冬官應悟考工篇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
曰未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
此真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
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
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
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為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
法可得而改也其
喻人心不可及矣

聞說君王欲改圖詭謀聊試問諸姑豺聲蠶目渾無賴

一怒當筵呼役夫

左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
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
少者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
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

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
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
職也告潘崇曰信矣

惡氛突地起前星兵甲如雲滿戶庭怪底天廚宣膳緩
熊蹯留待薦臙腥

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左傳冬十月以
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繼

寂寂鐘聲與鼓聲冲天大鳥已飛鳴鄭姬越女都惆悵
擁抱空思昔日情

史記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
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
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
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飛飛將冲天
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
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
東周官詞卷四

明君臣之願也於
是乃罷淫樂聽政

愛恩深處想回天玉腕頻陳諫獵篇侍宴君前難拜賜
菜羹滋味已三年

列女傳莊王好獵樊姬諫不止乃
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

入宮粉黛總相憐巾櫛承恩十一年鄭衛麗姝求未已
七人同列二人賢

列女傳樊姬楚莊王之夫人也王嘗聽朝罷宴姬下
殿迎曰何罷宴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
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邱子也姬掩
口而笑王曰姬之所謂笑何也曰虞邱子賢則賢矣未
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
衛求美入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
豈不欲擅王之愛寵哉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
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今虞邱子

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邱子邱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

露床華屋養名駒文繡障泥五采俱棧豆尋常何足戀

盈盤棗脯出天廚史記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

高拱深宮度有常裾衣搖曳博袍長忽聞異事驚投袂車及蒲晉履室皇

淮南子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天下左傳楚使申舟聘于齊曰毋假道于宋曰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及宋宋人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履及于室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

東周宮詞 卷四

曲宴宮庭洽眾情搖紅燭影晚風輕君王有意傳觴政

坐上高冠總絕纓

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滅燭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懼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

中原霸業漸銷沈崛起南疆快壯心閒向匏居臺上坐

新聲試撫繞梁琴

初學記國語曰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又繞梁楚莊王琴

王石江湖畫本開料山南望上强臺卻因極樂申盟誓

從此君王不再來

戰國策楚王登強臺而望崇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彿其樂愴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日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入其國者淮南子莊王曰強臺者南望料山左江而右淮其樂愴死若吾薄德之人不足以當此也樂

獻技優伶佐主歡卻從故相假衣冠負薪說到傷心語掩面君王不忍看

史記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往見優孟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真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

東周官詞

卷四

五

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賊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四百戶以奉其祀

化蛾飛去問誰憐從此情絲少縛牽玉骨香肌何處是

一雙眉嫵認當年

述異記楚莊王時宮人一日而化為野蛾飛去

大壁埋庭秘莫知兄先弟後拜神祠君王私向巴姬語

厭紐偏歸襪祿兒

左傳共王無家適有寵于五人無適立乃大昏事於羣望而祈日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備以璧

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

崇臺登降總三休宴飲鋪張召列侯豈少守宮供灑掃

亾人偏向四方求

賈子翟王使使者至楚楚王欲誇之饗客章華之臺三休乃至於上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又為章華之宮納亾人以實之

競鬪筵前舞態新柳枝搖曳細腰人瓊漿玉粒甘辭卻

為愛君恩不愛身

大平御覽墨子楚靈王好臣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後漢書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

雨雪漫天象慘悽連朝清暉駐乾谿翠被豹烏風流甚

東周宮詞 卷四

六

鍼秘增輝更剝圭

左傳楚子狩於舟來次於乾谿雨雪王皮冠素復陶翠被豹烏執鞭以出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

長門一入出無因都為容顏誤此身紅翠花開愁插鬢

可隣芳草是宮人

述異記楚中有宮人草狀如金蓋而甚氤氳花色紅翠俗說楚靈王時宮人數千皆多愁曠有囚死於宮中者葬之後臺上悉生此花

一時宮媛屬他人白刃霜寒獨保身符得秦師驅敵去

閉門承巷已三旬

列女傳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為伯莒之戰吳勝楚遂入至

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刃曰且凡所欲妾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

暈頰紅生欲語遲箇儂心事阿兄知更從何處求嘉耦猶記倉皇背上時

左傳五戰及郢楚子取其妹季芊界我以出王奔郢鍾建負季芊以從又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有約君王待舉符肯隨詔使誤微軀滔滔一片漸臺水千載貞魂誓不渝

列女傳貞妻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

東周宮詞

卷四

七

人念持其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當房凝立起長歎中酒猶嫌御服單特詔功裘頒內府從今舉國不知寒

新書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饑時酒二醢重裘而立猶憊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

吳淞江水接瀟湘千里遙遙各一方筦簟御床初睡覺

湛盧劍在枕函旁

吳越春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床

不勞史筆記從孤驚見雲飛夾日烏附社臺邊言未忘
請先地下爲驅狐

列女傳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
昭王讎游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
登附社之臺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
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
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
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吾先
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吾先
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
以君王爲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
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
取婢女於敝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
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
聞死爲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
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
中有赤雲夾日如飛烏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
可以移於將相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

庚周宮詞 卷四

焉庸爲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
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
復於禮國人皆將爲君王死而况於妾乎請願先驅
狐狸於地下遂自殺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

誤雜微蟲碧玉道庖人治具偶然疏明朝御膳加餐飯

吞蛭翻欣宿疾除

新序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
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
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
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
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
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君有仁德
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
之後蛭出故其久患心腹之疾皆愈

入宮見嫉受恩難鑄錯放如半面看豈是運斤勞郢匠

君王一怒玉容殘

戰國策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襲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入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器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之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襲知寡人之說新入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襲知王以己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襲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襲曰其似惡

似聞粉黛覓諸鄰遣客西行事恐真願把千金買一語

觴前平視歎天人

戰國策張儀之楚貧舍人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傲故欲歸子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襲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玉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子粉

東周宮詞

卷四

九

白黛黑立於衢間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襲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襲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襲也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之有死罪於大王南后鄭襲也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瀟湘水潤洞庭浮酒君王愛雅游屈指麩寶剛入律

秋霜皓露發新謳

太平廣記拾遺記洞庭之山浮於水上其下金堂數百間帝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音楚懷王與羣才賦詩於水渚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難老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游宴各舉四仲之氣以為

樂章時宴於山南時中鞋
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霜

南遊旌旆啟行初越境甘為失水魚忽見道旁緹幟舉

女童一語為迴車

列女傳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
初頃襄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秦
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間之使其左右謂王曰南遊於
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二以緹竿
為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止使
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於幟下願有謁於
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為者伏於幟對曰妾縣邑
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壅闕蔽塞而不得見聞大
王出遊五百里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
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
知也姪對曰大魚失水者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
前不思禍之啟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
子也國無強輔必且殆也牆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
亂且成而王不改也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

東周宮詞

卷四

十

門已閉及者已定王乃發駟郭之師
以擊之僅乃勝之乃立姪為夫人

陽臺夢裏感君王神女全非時世妝付與詞人揮賦筆

為雲為雨任荒唐

文選宋玉高唐賦序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
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崑今直上忽兮改
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
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
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
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
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
莫莫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
賦又神女賦序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
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寤果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

休將不競諳南風侍側詞臣措語工高坐蘭臺恣溽暑

披襟正快大王雄

又選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
有風颯然而至王迺披襟而當之日決哉此風寡人
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對
曰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

瑤姬新納態娉婷雅善彈琴解讀經聞說君王祈嗣切
潛將人種獻宮庭

越絕書楚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瑤謂園曰我
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見於春申君經
得見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吾何託敢言女曰汝
求謁於春申君大人告遠道客請歸侍之彼必問汝
家何等遠道客因對曰園有女弟魯曾相使使求之
人使告園者彼必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琴讀書
通一經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大人有遠
道客請歸侍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
園有女弟魯曾相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
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
亭園曰諾歸告女瑤女瑤曰園宜先此待之春申君
至馳人呼女瑤黃昏女瑤至大縱酒女瑤鼓琴曲未

東周宮詞

卷四

七

終春申君大悅留宿女瑤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
嗣屬邦於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
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爲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
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與女瑤通未
終月女瑤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
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君即王公也而何爲佐乎
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
者烈王曰卽召之王悅之十月產子男

宮車路隔徑生苔望幸空勞淚搵顛忽聽君恩教放出

感他漁父獻魚來

新序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者漁獲食之不盡賣
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王曰漁者以此喻寡人也
於是出倉廩發幣帛而振不足後
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大悅

獻將人種豈無因一幸居然慶有身入得宮來承異寵
不知何處有春申

史記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於其女弟謀園女弟乘間以說春申君曰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園女子弟謹舍而言之爲王也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子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考烈王卒李園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

宋十八首

湯孫本是舊昏姻異瑞呈來若有神掌上螺紋憑細認

東周宮詞

卷四

七

天然文字魯夫人

左傳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

博徒曾作魯邦囚猶荷君恩侍燕游一局未終紅粉怒

梅將淑美譽鄰侯

春秋宋萬弑其君接
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公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如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博閔公絕其脰
左傳宋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

唯水曾經禮社壇生平事鬼最誠殫天厨百甕調醢醢

留佐夫人地下餐

禮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藥

冠裳風度擅翩然老婦何堪見亦憐欲把情絲相縛住

市恩不惜助金錢

左傳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

赤毛非復舊形容短髮垂肩面豔蓉傳到晚餐邀顧睐

目成從此受恩濃

左傳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年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屢

猶然堤畔棄餘身愛選承恩列下陳美錦名駒將命後

左師再拜識夫人

東周官詞

卷四

三

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留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畫棟雕梁一炬傷諄諄出出聽誰詳貞心甘作焚餘骨

未敢宵深獨下堂

左傳或叫於宋大廟曰諄諄出出烏鳴於亳社如曰諄諄宋大災宋伯姬卒待母也穀梁傳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

荒郊坎地記牲埋舊惡分明尙挂懷頓喜春回苦出際

紅鑪獸炭預安排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公人之族

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又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君臣交惡恐盟寒質子渾同敵國看縱說盤殮猶盡禮

兩宮日往勸加餐

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甯謀曰公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殺公子實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向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穀向甯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又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

白馬何堪尾鬣朱羽毛骨肉愛偏殊可人遠別應難挽

東周宮詞

卷四

四

靜閉重門淚眼枯

左傳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日盡腫

登高眺遠慰宸衷虎圈臺成接半空一矢忽驚天上落

控弦新試九牛弓

關子宋景公登虎圈之臺援九牛之弓射之矢踰孟霜之山

衣披翡翠異香焚擊磬鳴鐘韻遠聞桂髓蘭蘇供餽鼎

層樓高處望星文

拾遺記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之位處於層樓延閣之士以望星氣設以珍食施以寶衣其食則有梁滄之鳥煎以桂髓叢庭之鷄蒸以蜜沐淇漳之鱧輔以青茄九江珠襪藉以蘭蘇華清夏粟

灑以纖綺華清井之澄華也饗人視時而叩鐘伺食以擊盤言每食而輒擊鐘磬也懸四時之衣春夏金玉爲節秋冬以翡翠爲溫燒異香於臺上東觀餘論有蓋銘六字曰宋公繇之餽鼎繇者宋景公也

生驥佳瑞賀朝班爭霸餘風欲仰攀咎地射天聊示勇

新添冠樣是無顏

戰國策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驥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欲霸之速成故射天咎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

天下鬼神爲無顏之冠以示勇

挾矢彎弧待諫章珠圍翠繞快稱觴君王神勇過湯武

萬歲齊聲祝滿堂

史記宋君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輒射之呂氏春秋宋王爲擊帝鴟夷血高懸之射者血墜流地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悅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堂下

東周宮詞

卷四

五

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

烏鵲雙雙願竟違高臺難挽腐羅衣貞魂不逐河中水

五色翎翻蜨飛

九國志韓憑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曰烏鵲雙飛不樂鳳皇妾是庶人不樂宋王搜神記宋大夫韓憑娶妻而美康王奪之妻密遺憑書云其兩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王以問蘇賀對曰其兩淫淫言愁目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死有志也憑自殺妻陰腐其衣與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攬之著手化爲蝴蝶

入夢神龜善決疑驪羊白雉灌壇時國強戰勝君王樂

閒翫丹青召畫師

史記宋元君夢人曰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

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
漁何得對曰得白龜君曰獻若之龜若再欲殺之再
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劍龜七十二鑽
而無遺筭褚先生補史記於是元王擇日齋戒甲
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
刀刺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陽荆支卜之必
知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
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時宋設強龜之力也莊子
宋元君將書圖畫史皆至紙筆和墨有一史後至公
使人視之則解衣繫礪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矣

迴環騰躍劍橫空屬蹀雙枝獻技工府藏兼金宣賜子

怡逢歡悅在宸衷

列子蘭子以技干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屬蹀
並驅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
驚立賜金帛燕彫者聞之復以千元君元君大怒曰
昔有異技于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
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
賜當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東周宮詞

卷四

六

土木煩興建武宮不須鼙鼓擊皦皦癸倡師弟皆奇技

一片謳聲板築中

韓非子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
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
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
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
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搥
其堅癸五寸射稽四寸

陳一首

法駕侵晨秣乘駒株林食品勝天廚歸來猶覺聞薌澤

龍衮衣中龔繡襦

詩胡爲乎株林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乘我乘馬
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詩序株林刺靈公也
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左傳陳靈公
與孔甯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照以戲於朝

梁一首

屈指珠胎候已贏卜人龜兆最分明蘭闈左右懸弧悅

厭勝雙雙命小名

左傳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妾及子圍西質妾爲宦女焉

邾一首

空廷沃水怒難當溲溺何堪作意狂爛額焦頭終欠潔

悔教鑪炭近匡床

左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闈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邾子在門臺臨廷闈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闈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床廢於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下急

東周宮詞

卷四

七七

而好潔故及是

徐一首

當年遺卵鵠蒼銜陸地來朝德至誠怪底法宮常偃息

君王骨格本非凡

博物志徐偃王志云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濱獨孤母有犬名鵠蒼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東歸獨孤母以爲異覆煖之遂蟻生兒生時正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冀君徐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爲弓自稱徐偃王淮南子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楚王曰善乃伐徐滅之尸子徐偃王有筋而無骨

東周宮詞卷五

儀徵吳養原思徵

越十三首

正是虺蛇入夢時，偕行道路歎流離。女陽亭畔應須記

他日鄉名換語兒。

越絕書：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為語兒鄉。

翟衣已改左關裳，草草宮儀馬糞旁。手自勤勞操紡績

纈三不比說親桑。

吳越春秋：越王服犢鼻著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左關之襦，夫斫劉養馬，妻給水際糞灑掃。吳王登遠高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呂氏春秋：越王苦會稽之恥，欲深得

東周宮詞

卷五

民心以致必死於是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

毛裘絺綌已温涼，夏火冬冰志未忘。中夜卧薪渾不寐

哭聲纔歇嘯聲長。

越絕書：越王勾踐冬披毛裘，夏披絺綌。吳越春秋：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冬常抱冰，夏還握火，中夜潛泣泣而復嘯。山堂肆考：勾踐卧薪嘗膽，欲以報吳。

那復天廚玉食豐，竈烟裊裊出宮中。夫人操斗君操概

一飽居然數米工。

越絕書：吳王召申胥而謀對曰：胥聞勾踐罷吳之

年宮有五竈，食不重味，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

山頭雞豕饋師徒，冰室珍肴下箸無。苦膽戶邊嘗未厭

卻將甘蜜獻姑蘇。

越絕書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豕將伐吳以食土也
又句踐冰室所以備膳羞也吳越春秋越王念復
吳離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
又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党文笥
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廩以復封禮

待將佳麗獻吳中冶態妖姿恐未工為起樓臺習歌舞

雨東先築美人宮

越絕書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陸門二水門一句踐
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宮臺也女出於苾蘿山欲獻
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陋故近大道居

宮車轆轤露壇旁軼足奔騰白鹿狂巨闕寒匹遙指處

一時四駕盡飛揚

越絕書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
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

東周宮詞

卷五

二

劍也寶劍者金錫初成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
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王坐於露壇之上宮人
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
上飛揚不知其絕也

天語傳宣掩鼻羞齒牙餘臭十年留近臣不用含雞舌

采得岑根氣味投

吳越春秋吳王疾三月不愈越王謂太宰嚭曰囚臣
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即入言於吳王王召而見之適
遇吳王之便太宰嚭奉溲惡以出逢戶中越王因拜
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
之因入三月王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
有膠至臣嘗之順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
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
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
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乃赦越王越王從
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
亂其氣

一炬宮庭化燼煨君王親用鼓聲催不知爛額焦頭客
曾否灰中得寶來

墨子越王好士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中王自鼓蹈火死者百餘人

屏間送別語依依靜坐深宮闔兩扉三月罷修膏沐飾
去筭側席待君歸

吳越春秋於是句踐乃入命於夫人王背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於中辱者則是我外千里辱者則是我也吾見子於是以為明誠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填之以土夫人去筭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孺

文臺讎罷歎藏弓座側黃金鑄像工丹帛大書親拜受
好藏邦寶枕函中

東周宮詞 卷五

三

吳越春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羣臣為樂乃命樂師作伐吳之曲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句踐愛壞土不惜羣臣之死故面有憂色而不悅也又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又范蠡既去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座側越絕書范子曰陰陽進退者固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者即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冥冥豫知未形故聖人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越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上以為邦寶

齋戒登臺表至誠仰觀天氣步層巖望鳥高處游初罷

更向船宮一舉帆

越絕書樓山者勾踐齋戒臺也又西山者勾踐起怪游臺仰望天氣觀天怪也拾遺記初越王入國有丹鳥來日而飛故勾踐起望鳥之臺越絕書舟室者勾踐船宮也

庭前有客顛頻吹欲把新聲壓樂師徵角宮商空合調
君王偏賞野音宜

呂氏春秋客有以吹簫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爲野音而反善之

邨一首

小邦蠻觸鬪兵威師入琅玕稻正肥割愛鄰封留弱女
據藜纔免歎無歸

左傳邨人藉稻邨人襄邨遂入之盡俘以歸邨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邨邨莊公反邨夫人而舍其女許二首

妹鄉噩耗淚頻揩繡憶山巔更水涯跋涉夫妻傳使命

邱蝻野麥總與懷

頁周宮詞

卷五

四

詩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又涉彼阿邨言采其蝻又我行其野芃芃其麥詩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閱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強解岐黃藥手煎何期抱恨竟終天椎心泣血餐飢粥
一粒何嘗忍下咽

穀梁傳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歡飢粥隘不容粒未踰年死

邨一首

牛羊腓字事同傳難得於菟結好緣那有聘錢輸十萬

奩中先辦洗兒錢

左傳若敖娶於邨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邨淫於邨子之女生子文焉邨夫子使棄諸夢中虎乳

之邳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
實爲命
尹子文
鄒一首

溝壑餘生漸解憐煦牛曝背軫農田宮池鳧雁聊供玩

未許輕拋玉粒圓

新書鄒穆公有令食鳧雁者必以糝毋敢以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

田齊十五首

雪宮幽邃足清游頗擬明堂故址修四十里中麋鹿聚
更將靈囿比岐周

東周宮詞

卷五

五

孟子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又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又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四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

工師大木譬曾陳巨室真看結構新堂上未成三百戶

頻年磬鼓已愁人

孟子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新序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三年而未能成

今樂原非古樂儔編鐘亦復鑄精鏐君王正在高堂坐

忍見牽來敲餼牛

孟子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與民同樂竟何時陶寫閒情竹與絲椰子琴絃纔罷響

竽聲三百一齊吹

新序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王曰非子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

獨將度語犯宸嚴不託良媒亦豈嫌內豎侍兒齊匿笑

中宮明日納無鹽

列女傳鐘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無雙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術嫁不售流棄莫執乃拂拭短褐自謁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肖女也聞君王之盛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

東周宮詞 卷五

六

外惟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見之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曰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始哉始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鐘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王之難內聚姦臣眾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眾子而務眾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地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詔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書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詔諛去醜珠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為后

治內中宮位久虛宗臣獻媚意躊躇朝來美珥頻留目
請立因陳伏闕書

戰國策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

前人家法儼然留又向中宮納宿瘤典禮親蠶應練習

懿筐陌上采桑柔

列女傳宿瘤女者齊東郭采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采桑如故王怪之召問對曰妾受父母教采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子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慚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

東周宮詞

卷五

七

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加金百鎰往聘迎之以為后

振履登床太不情赫然天怒侍臣驚君王不覺沈疴起

酬報良醫五鼎烹

文選注呂氏春秋齊閔王病瘠往宋迎文摯文摯視王疾謂太子曰王病得怒而愈愈則殺摯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於王必不殺子矣摯往不解履登床履衣問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瘳將生烹文摯太子與后請不得遂烹文摯

宮闈奇智服鄰邦使者當前氣早雙几上鏗然椎一擊

玉連環已解雙雙

戰國策秦始皇嘗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俊眼觀人辦否臧早從傭保識非常賢才枚舉詒謀切
筆牘方陳惜已忘

戰國策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
家傭夫太史敫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
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法章臣相聚求閔王子
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
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
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
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
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

孤女莞莞五逐餘竟勞吐哺席前虛清談三日傾心聽

相國姻緣比目魚

列女傳孤逐女者齊卽墨之女齊相之妻也造襄王
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
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
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遂見與之語三日王曰

東周宮詞

卷五

八

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
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內比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明其
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比也王曰吾相其可易乎
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爲
不可也今則未有王曰吾用之奈何逐女對曰物之
所徵固不須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
之齊國

薦床蔽席久承恩欲盡惓惓進一言不是君王親問訊

九層臺上覆盆窵

列女傳虞姬者名媚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卽位九
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虞姬謂王
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退胡齊有北郭先生幼者賢
明有道何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生弱左
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
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卽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
其罪執事者誣其辭而上之王視其詞不合於意乃
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媚之幸得蒙先人之

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泥附
王著薦宋蔽席供執帚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
倦倦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
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而與之語妾既當死不復重陳
然願戒大王羣臣為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
國始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

為將貴主賦于歸不惜金錢辦嫁衣枉向屠門求禁鬻

辭昏人已悟先機

韓詩外傳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
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為辭之吐應之
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吾
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
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
耳其友後見之果醜

生為怨女蛻如仙歸去香魂恨尚繇仿鬢低垂雙鬢影

梧宮高樹嘒新蟬

東周宮詞

卷五

九

古今注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為蟬登庭樹嘒而鳴故
世名蟬曰齊女也說苑楚使聘齊王饗之梧宮使
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吞
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

蜃蛤魚鹽足給鮮天厨俊味日登筵笑他公膳雙雞少

飽食家禽跖幾干

呂氏春秋善學者若齊王之食
雞也必食其跖數干而後足

韓三首

翦爪徒多獻媚方一頓一笑總矜莊後宮紈綺應珍惜

聞說君王弊袴藏

韓非子韓昭侯握爪而羊心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
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誠又韓昭
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
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

頰一笑頰有爲頰而笑有爲笑今夫袴豈特頰笑哉
袴之與頰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子
君王心事秘人前消息猶虞夢裏傳當夕指環空進退
御床高枕每孤眠

韓非子昭侯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
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

被酒匡床一枕安御衣渾不敵輕寒小臣有意憐君體

忘却頭銜是典冠

韓非子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
於君之上覺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曰典冠
君曰兼罪典衣與典冠罪典衣以
爲失其事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

趙八首

常山易水路逶迤淚眼模糊看結襪一握雙趺難釋手

東周宮詞 卷五

愛憐還似抱懷時

戰國策左師公曰媼之送燕后
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

自憐衰態漸龍鍾輦步安徐粥味濃閒共老臣論弱息

約車百乘質鄰封

戰國策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
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
左右有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
觸讐願見太后勝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
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
郟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飲食飲得
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
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
之色少解左師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
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太后曰敬諾
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
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小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

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子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顏色盈盈秀若茗離魂先作鼓琴招酒酣戲述前宵夢

一笑尊前納孟姚

史記武靈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盈盈兮顏若茗若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贏翼日王飲酒樂敷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

天橋雪洞景相望高聳叢臺俯八荒冠劍武夫環侍側

貂蟬胡服坐中央

畿輔通志叢臺在邯鄲東北隅趙武靈王所築上有雪洞天橋諸景 史記全趙之時武力鼎土炫服叢

東周宮詞

卷五

十一

臺之下者曰成市 獨斷昔趙武靈王始施貂蟬之飾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中 史記主父欲令子主身胡服

編貝橫腰大帶拖鷓鴣冠戴自裝裝彎弧躍馬誇輕捷

特製黃皮短鞞鞞

淮南子趙武靈王貝帶鷓鴣而朝 中華古今注鞞者胡服也昔趙武靈王常服之其製短鞞黃皮

賀正朝儀肅列卿微禽捧獻五絲縈沙邱宮裏探雛戲

記否當年說放生

孔叢子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絲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 史記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及王游沙邱異宮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章之

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困圍主父宮令宮中人
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
爵穀而食之三月
餘而餓死沙邱宮

絲籠求桑步媵娜佳人自是北方多高臺枉博君王顧
斂衽還陳陌上歌

古今注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文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為越王家令羅敷出采桑於陌上趙主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乃作陌上歌以自明焉

輝失前星一夕經高堂承映淚雙零餘生竟拜良醫賜
湯熟軒光竈火青

說苑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涕泣沾襟扁鵲遂為診之先造軒光之電八成之湯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

東周宮詞

卷五

十一

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

魏九首

觴浮大白酒酣初訂約何容一面虛親向虞人宣罷獵

不辭霑雨溼宮車

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華不仁為觴政日飲不盡者浮以大白文侯飲不盡不仁舉白浮君戰國策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音聽鄭衛樂忘憂癯雜侏儒集眾優矇瞍絲桐撞御座

從今毳冕闕垂旒

禮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日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今夫新樂

進俯退俯，姦聲以監，溺而不及，優侏儒，癡雜子女。
師經援琴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

國政由來說盡心退朝，召上偶登臨，雖雖鳴雁，呦呦鹿

一顧當前樂趣深

孟子見梁惠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

百花香麩篆烟濃，四角垂垂寶帳重，紫鳳青鸞齊起舞

早將鮮血染仙蜂

東周宮詞

卷五

十三

女紅餘志：梁惠王爲閭姬製鸞鳳帳，焚百花香於內，則鸞鳳俱飛舞，鸞鳳乃仙蜂血所染。

宴客稱觴陟范臺，酒闌人散乘輿迴，宵行不用籠銀燭

照乘明珠百二枚

戰國策：梁王魏嬰賜諸侯於范臺。韓詩外傳：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尙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

盡洗縫裳葛屨風，河東河內足稱雄，白台擁左閭，須右

皓齒明眸約略同

戰國策：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

臥內承恩夜漏遲，君王酒罷夢酣時，等閒一片兵符出

奪得將軍十萬師

史記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公子患之數請魏王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以與公子

別有靈心悟貫魚

戰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

東周宮詞

卷五

十四

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夾林別館接蘭臺不少名花次第開驛使忽傳春信到江南遠贈一枝梅

戰國策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游也說苑越使諸蒙執一枝梅以遺梁王

中山一首

犀角儀容偃月牀權衡準類細評量中山自有神人在不數邯鄲挾瑟倡

戰國策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憲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

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憲即
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憲不肖商敵為資未可豫
日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憲不肖商敵為資未可豫
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未可豫
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
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
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
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若乃
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乃
其眉目準類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
之姬也趙王意移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憲曰
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
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憲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
非賢王也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好司馬
憲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
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憲曰王
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
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
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東周宮詞

卷五

五

代一首

遙望邯鄲恨未平
廚人銅料太無情
記因許字頭纔上

祇合摩笄畢此生

史記趙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
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
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與兵平代
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隣之所死地
名之為摩笄之山

蜀二首

歸隱西山世事捐
法堯禪舜特傳賢
後宮齊下傷心淚

二月春風聽子鷗

華陽國志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其相開明
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禪舜授之

義遂禪位于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
二月子鷓鴣鳥鳴故蜀人悲子鷓鴣鳥鳴也

美男忽地化妖姝水土何堪戀武都歌罷東平留不住
龍歸一曲淚如珠

華陽國志武都有一丈夫化為女子美而豔蓋山精
也蜀王納為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為東平
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
哀之作史邪歌龍歸之曲

東周宮詞

卷五

六

妾之弟與弟無幾物故蜀王

華陽國志延禧官一丈夫化為女子美而豔蓋山精

龍歸一曲淚如珠

美男忽地化妖姝水土何堪戀武都歌罷東平留不住

哀之作史邪歌龍歸之曲



